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五

尚書楊襄毅公博

字維約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襄毅

初授陝之盩厔縣調長安課治行尤異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故相翟公鑾奉命犒諸邊參幕府當是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翟公以便宜撫諭之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翟公欲弗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翟公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

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來翟公還首薦於朝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是行也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方鹵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懸度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皆以其前之歷覽當也

肅皇將有討於安南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肅皇蓋用其策益知其材可大用故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參政不四年超拜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
境上其後族類日甚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詔
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
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
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叩首曰幸甚遂築城七
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讙呼徙
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約以朔望日入城番漢毋非
時通違者重罪又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
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富而知
學鹵嘗大入士競效死戰斬首百四十餘級賜詔嘉

獎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厥孤戍
至今爲尸祝
仇鸞之未敗也公與總督曾襄愍公論之徵下詔獄而
時襄愍方議逐套虜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
爲塞鸞與其黨誣爲生事卒殺襄愍庚戌虜入薊薄
都城鸞以勤王有寵數毀公肅皇知其情竟不能害
壬子鸞殛死公服除即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
畧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實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
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乃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
戍守虜遂不敢掉臂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

是歲七月輒分兵守隘如寇至公曰此自疲術也亟
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操必勝以待攻無何虜寇古
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身披甲督諸軍禦之虜
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斬其
腕墮虜氣大沮肅皇馳賜緋豸出帑金巨萬犒士公
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
火器夜驚其營竟夕四五發虜自相蹂躪死比明悉
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
明年萬騎入馬蘭峪擊却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召拜

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黜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
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急詔
公往援乃墨縗出關虜聞曰楊太師至矣遂解圍去
先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疏請褒卹條戰
守及善後十事奏行之
公又奏蠲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詔書至鎮軍民
大喜公因宣布國恩選其丁壯之驍健者名爲義勇
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
公既歷陳修邊之說遂於大同右衛東路築牛心諸堡
塞爲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濬大濠二道各長寸

八里小濠六十四道交互聯絡鹵左右顧不得騁而
南晉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鹵酋哼素時以輕騎
擾邊討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
人未幾鹵入薊州詔移鎮薊畫地爲十區儆將分區
拒守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
公在薊賈勇敎戰自四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
志氣可使者激之曰鹵亦人耳柰何見而走安知天
不欲而富貴令奮跡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
事
召還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其所爲往往爲飛語中

以奇禍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讒忌始息癸亥十月鹵寇薊謀卒於一月前得其情知將窺墻子嶺故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爲鹵導者偵其難入則紿總督楊選謂鹵欲由潘家口進選信之乃引精銳往赴公策鹵詐邀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因檄諸路兵赴都下後數日鹵果踰墻子嶺犯通州烽火徹大內諸邊兵先後悉至鹵驚謂神乃解去乙丑以一品再考廕子國子生改吏部尚書未幾肅皇帝崩穆宗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

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公贊畫之功

已已論事忤旨會左右侍臣多毀之者謝病歸辛未莊

皇詔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

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歸

上疏乞致仕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又疏辭謂有不

忍言去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三上乃諭賜乘傳命

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數月卒

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

上自縉紳下至廝卒言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

敷暢該博聽者忘倦蒞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

意常安閑夙興候朝夜分討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之色蓋其禀厚養完非偶然也所著虞坡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

尚書譚襄敏公綸

字子理撫州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卒諡襄敏

初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時倭寇薄

留都都下人人震恐帥又懦怯無敢前公獨毅然請

募壯士禦却之以知兵名

擢守台州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於栅浦一捷於北

嶺一捷於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知名就遷浙

江副使爲巡海使者公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

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敎之三月部士皆爭命

死敵而會督府勦王直黨於舟山兵相距十月莫敢動公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家礁又大潰之黨無留禾幾犯桃渚公急走桃渚巳又殺海門㟁者登城矣公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陞參政轄海事如故

廣寇流刼江西時公方丁艱家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又起復公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公期戚繼光犄賊渚林一鼓盡擒之俘斬二千二百有奇獲被鹵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

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
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於福清之神前灣漳浦
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蘆松山等鬪中衆不下
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
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
則寇已平經畧川事如改施州衛於支羅設隆昌縣
於隆橋平宜撫薛氏而改設隆安府於龍安皆得請
蜀人大德公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錫幣
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
侍郎總督薊遼公謂聲護京師莫如謹備薊鎮備薊

鎮無如注精戰具於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鳥銃佛郎機諸具甚設初公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間用浙兵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旌幟無不勝行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管鑰竟委戚將軍薊自是獨雄鎮鹵相戒不敢犯

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尚書皆協理戎政是冬予告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貢市竣北鹵三貢禮成粤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征逆酋王杲及平鹵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蔭子二益

依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衣各一襲亡何卒

公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公兵間公亦以兵事自表擘畫邀量玩敵鹵於股掌上其志慮忠勁即邊徼靖謐常若臨大敵不敢晏處嘗言國家欲破鹵者必得人爲總鎭將兵十萬東西往來擊無晝地自擊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復大寧安薊遼西飛移鎭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鹵無大舉少好道家言其後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尚書王襄毅公崇古

字學甫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

出鄭端簡公門鄭負人倫鑒爲所器重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巳奮然有自見之志矣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麥福縱下爲奸利繩之以法無少貸分宜中夏貴溪以危法獄具而獨不署名徐文貞亟稱之出爲汝寧太守伊藩驕恣置左右於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設方畧戮其魁數十人賊鋒爲挫晉副使飭兵常鎮創

海防條議率俞大猷等於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

晉按察使河南右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亥三百餘人虜從榆林潰尾渣梁殺大將親督勁兵往救之斬獲甚衆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二歲中虜凡三薄塞遣大帥董一奎趙岢等擊走之尋遣雷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擣其巢大破之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餘級虜馬牛羊輜重一萬六千有奇

晋右都御史改宣大山西總督時俺答者虜酋之最雄黠者也而中國叛人趙全輩實傅翼之全据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入塞故邊庭無歲不中虜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會俺答愛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叩關請降公喜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

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辭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鹵稍稍引退公故令那吉緋衣金馬揚揚壁上以示鹵鹵婦感且泣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吏無

聞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
許之
獻俘闕下上降勅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
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龍帷奉
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其互市視宣大準
事竣穆皇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自
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完室家保首領省軍興費不
貲功甚偉焉是年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爲俺答
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
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

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爲兵器潞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備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叚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在鎮五載以協理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卒享年七十有四

副都御史龎惠敏公尚鵬

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

筮仕樂平縣治行卓絕召為監察御史命覈浙直軍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鄢懋卿冐破之姧諸侵權相嚴嵩幾中奇禍復命猶執奏如前直聲動天下

出按河南強宗斂跡墨吏望風解綬去廵撫蔡汝南獲白鹿於王屋山欲會疏獻公固執不可尋丁外艱服闋擢赴河南道理考察事時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公疏救甚力且劾輔臣郭朴中外凜然

再按浙江立均徭條編法歲省費百萬請著為令通行

恩遍海內隨在立祠祀之礦徒倡亂亟促撫臣劉畿
勦平紀功時釋幼小千餘懽聲載道西湖中大家種
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間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
浙中排門香燈溺泣攀挽公車中亦涙下也
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
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
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愬馳驛殺人御
史以仁賊弘根藉并劾給事中齊陰壞邊餉言官憾
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
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鹵巢有功執政忌之

竟不得敘

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歛繁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

臣親覩邊方生靈愁苦語甚激烈

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

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

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裔當出

御世惑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

同坐斬奏請誅之公爲都御史上言據李同之獄福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

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

要之人悉順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巡至甘州御史郜永春修前郄中之疏下吏部楊太宰博持之甚力忤輔臣高拱意傳旨勒博致仕而落公職九卿科道會疏留之不報未幾博召用公亦以僉都御史巡督福建軍務剔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權相張居正聞喪奪情罪及言者公移書申救居正黨陳三謨承望風旨以考滿

年月小誤指摘遂奉旨回籍聽用值母病劇得承訣

時謂天成其孝云居四年卒

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
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譏疑海內縉紳
重焉所著有百可亭稿十六卷奏議十卷藏於家別
有殷鑒錄行邊漫紀

朱宗正睦㮮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
驟致通顯諸朝臣嫉之如仇璁等亦齗齗切齒恨之
會大獄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攄積憤部寺而下無
不被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嗚呼自古黨錮

之禍雖由小人搆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河道尚書潘公季馴

字時良號印川湖州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授九江府推官出寃民劉雲四之死進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爲御史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木曰覈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

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爲用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毎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銀使吏胥老人承買其里

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公自以代任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師絕遠比來牧民者視爲利藪屠剝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霄漢之上愁苦之聲無路自達故相聚爲盜臣爲是痛心疾首已將里甲弊政更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不難守法爲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爲尤難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既怨而動矣若非仰仗明旨

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戶部請以其言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九載遷大理寺丞歷少卿擢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殺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三汊故道濬渠築堤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庚午河南徙決睢寧溺其六百五十里皆豬為平野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再倍於故河而費省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閼者以萬數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旣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淸桃塞海口湮而

淮揚高寶諸郡邑幾爲巨浸於是復起田間再董河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淸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築遙堤以爲外護所加築上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壩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幾二十年軺車所至曳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蒙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

緣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丘隴焉

辛卯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

祖陵公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隄不可恃地形不可強

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

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

漲久當自消公凡四治河河皆治

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

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

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

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又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宋元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宋元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爲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盂水執事不戒損盂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泇河議與江陵實陰主之爲人謂公漸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

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鐫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

尚書張襄憲公佳胤

字肖甫號崌崍重慶銅梁人嘉靖　進士官至

兵部尚書卒天啓中補謚襄憲

十七爲制舉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

行部閱其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

固以古文名家又好談兵多奇文凡所携書籍盡以

屬之間與玄子談當世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

家子房乎玄子子異其志而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

於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

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故三

輔嚴邑也比至按宿牘讞决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
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若父母矣
時緹帥陸炳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詷事官校與詔旨
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
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下與語徑前曰縣官
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
挾之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頸曰予我萬金陽驚曰
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復陽驚曰庫金
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令
曰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

項曰七首胡不下拼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乃
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卽不得萬金
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
曰從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
跼蹐儀門外旣得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
者也始知爲刼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
袖鐵椎前謁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乃陽怒曰賦汝
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藥復令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拼者出不意卽自刎死羣縛弁者訊之名
任徼拼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皆逸

去拷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居邑多暇乃喜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出其詩爲贊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請于臺平價糶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

賜金幣

擢戶部主事旣入遂與諸君子秇文翩翩相砥礪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巳亡何出榷關廣金帛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所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急巳而中蜚語

聽調歸

累遷巡撫宣府爲宣府未幾而鹵別部長滿五攡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將久已通互市矣因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懇求之辭甚哀計以縱之則見御侮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乃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不聽互市如舊事聞勞賜金帛

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

吳中丞善言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譟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詬詈百端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由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降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以公兼右僉都御史奉命往及驗至而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掫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勿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

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
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
市猾相率焚貲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
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迹佛廬以免事
聞公詰其人曰營兵啗游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
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喜曰吾知所以處矣
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飲食談笑自若旣抵鎮而
民行劇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
以輕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
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

者曰易耳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旣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勿能剪也何不因以爲功贖纍罪乎咸踊躍聽命又呼贓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汝翻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聽命於是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

伏戎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上優詔褒答以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鑑金文綺私念兵且譁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傷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諜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輩皆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

言尋卒咸服栗　陞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邊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巳陞兵部尚書三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先生集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五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尚書陸文定公樹聲

字與吉號平泉松江華亭人萬曆辛丑會元官至

禮部尚書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幼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至隆慶初始復本姓少貧與其弟樹德同出爲贅壻爲吉士移疾歸里後告滿詣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世蕃知公無所挈苐使人索松綾二百疋曰當以輸林子陸君公謝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次相張治公座主也爲解於嵩嵩

日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蠢人不足較嵩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遂不釋然張乃爲公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公往至門則張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公使自爲獻公大愕眙告之故公不言懷刺入一揖即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問爲誰公曰不知竟出嵩大恨公授職未幾又告歸

一日偕詞林壽分宜衆服吉公獨青衆問故公曰不知分宜目屬之又分宜宅盆菊繽紛衆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公從後擠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鬪者解

顧又掌廷試卷分宣業有他屬矣公故亂其卷分互

無所得止

同館有爲冢宰不禮者羣訴分宜所分宜曰公等加林

與吉閉戶㝥交彼横逆者何施公是時偉望鬱起而

吳門安節袁公爲給事有方名疏公靜正爲詞臣冠

旯人以安節爲定評

補南國子監司業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掌南院篆復

改北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未幾晉吏

部右侍郎以病請并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

新鄭㧑機務遇不如意事輙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

吾甚愧之而內江趙文肅尤心嚮公以得老成人入

朝爲重

壬申推公內閣神廟御極特簡耆碩晉禮部尚書公始

勉赴時江陵當國喜相引以爲重及見相對湛然意

無所接則大失望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客

坐甚偏公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江陵滋不悅

而所署部務絕諸請託會欵鹵議增歲幣事屬儀部

公曰鹵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塡無窮涯壑恐不

繼識者偉之

禮闈屆期公詗知江陵欲私其子而借公以塞物望勃

然欲歸時有進語於公者曰盍稍就禮闈秉鈞在旦晚間耳公心惡其人怒曰乃翁二十年出山爲門墻鈞軸地卯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計事而內辨宫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江陵得之心動曰誰令乃公爲此者擬泛旨報公國人覩公歸皆失望沈太史一貫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訝公署無病意問其急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閣中留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騌抿刷鬢者再更换所穿衣數四此等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江陵走而别公公踞床

以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柰何翼日拂衣而歸江陵敗後臺省交薦無虛歲而高臥彌堅終無世念己丑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無趨捷徑無曬權門濟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戊戌年九十遣中書存問於家壬寅皇太子立遣儀部再存問焉時年九十四矣尚跨馬郊迎詔旨夾道相觀以為真天人也以乙巳年卒

公最精於易嘗言潛不必在下亦有上位當潛勿用者亢不必在上亦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實擬而用之存乎其人

間論良知曰陽明感學程朱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學者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後來人復從公無言中作窠臼足爲王氏忠臣王文肅稱公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誠然哉

尚書萬文恭士和

字思節寧興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禮

部尚書

讀中秘書試輒高等厲分宜柄政絀之當署諫垣力請

部得禮部主事乙巳使周藩便道歸省明年丁父艱

服除補原秩以母夫人故乞南便迎養改南職方員

外已丁内艱服除改兵部復轉禮部郎中晉江西僉

事蒞饒疏裁歲貢磁器以千計

晉貴州副使督學政黔故䓿峒壞錯即儒生衽戈矛凋

疎經術公時時前諸生爲講說大義俗爲之化已晉

湖廣參政撫苗苗曰吾今乃得比於人耶壁納欵者二十八寨時三殿工亟採木使者旁午四出轂擊於辰沅之道賴公曲爲經畫民得無轉徙

晉江西按察使而言官阿分宜意論公違筒書期公趣駕歸巳胡中丞公松撫江西疏白公會分宜敗以故銜迺家移山東巳晉江西右布政使巳又晉廣東左粤民萬里轉輸京師其費不貲公著令稍徵轉輸費屬計吏并領之粤中稱便故事藩司一切政務專制於左使右署名而已公曰朝廷並設兩使若左右手非有所輕重也約分日治事以明大體

晉應天府尹屬直指初按粵逆霹之境上遂行而直指
以爲偶銜之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
掠莞榷吏屬欲以誣引吏忍死不服曰萬公飲粵地
一勺水耳直指愈怒据摭葅亟有香山黃公佐家居
養重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
也黃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公來其人固
涅不受緇者也直指忤甚事乃寢
道拜右副都御史督南餉條上六事嚴考課議本折省
遠倉處水兌減贖鍰專委任宿弊一清遷戶部右侍
郎已遷禮左會華亭罷相新鄭當柄遂引疾疏四上

得予告然身雖歸而名愈重矣萬曆初起用以少宗伯攝大司成事遂晉禮部尚書條上崇儉數事會災祲雜襲又奏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時江陵柄國九卿咸出其門下公孤孑一身自落落不相合於是求去甚力竟賜傳歸歸數年而歿當其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公性廉儉茹淡衣浣黔土司或德公暮夜餽千金爲牘辭不納覩篆豫章卻羨金五百在辰沅并水陸諸廩

斂悉裁之黔粵故多丹砂名香犀翠珠璠種種奇珍一無所携初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徐詹事言公嘗治垣有奇石命椎以實垣工請徙他所公正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椎之事季父恭甚不命之坐不敢坐得甘旨必先致之所至輒爲民設長利如黔建義倉七盤嶺開水道粵庫築石樓並蠲俸及斥公羨給之又嘗建大宗祠斥上腴田供祀事公程身嚴不錯寸趾在官不爲赫赫名其當事謇謇有壁立萬仞之操

侍郎瞿文懿公景淳

字師道號昆湖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官至南吏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生八歲善屬文其思川涌雲聚頃刻得數千百言然久不利於鄉薦而業益精工滅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

授翰林編修丁未分校禮闈理語勑封懷慶諸王而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正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上已密使詗之矣侯乃感悟語公

詞狀曰徵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
遷侍讀出主應天試改左諭德丁內艱歸服除遷侍讀
學士總校永樂大典尋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
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累疏乞告
公貌不及中人而氣節侃侃堅不可奪請告還京從衆
謁相嚴嚴曰倭旦夕且平何南中人挫胡總督之深
也立應曰相公雖明遥度之不如不使目覩也倭奴
日夜蹦赤子南中人不得一單枕臥誰敢爲相公言
者嚴謝曰善夫生之箴我然巳目懾之領治誥勅陞

太保爲緹騎帥與嚴相表裏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
至欲封其最後者挾兵部以移咨請不可相嚴爲請
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之笑不顧曰公毋溷我我
所守者禮也太保不自懌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
公病欲歸而貽書元相李公曰諸公在廟堂固重用賢
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
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
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瞿然
稱服
公生平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四方造

請禪誌序記日趣門投箋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
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少時嘗扁舟
渡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厲聲叱之應聲隨
滅以故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

尚書何端恪公維栢

字喬仲廣東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

至南禮部尚書卒諡端恪

少遊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諱輒引避以爲辱已衆

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笈讀其中時湛文簡

霍文敏亦山棲與語多所默契

登第選庶嘗尋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

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尚書伯溫奪情非禮上多嘉

納出按八閩值歲大祲多所賑恤存活以數十萬計

因條救荒十策著爲令是時少師嚴嵩顓柄公首發

嵩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遮道攀留緹騎持之益急諸生大哭公謝曰此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何哭爲逮至幾死杖下竟削籍歸所居僧舍聚徒講學

隆慶改元復原官超爲大理寺少卿俄遷左副都御史協理臺務徐少師階楊太傅博甚重之大政多所取決尋以憂去萬曆初徵拜前職無何轉吏部侍郎前後請修聖德勸聖學飭羣工語多切中會少師張居正遭喪奪情衆議保留尚書張瀚私叩之對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語泄見忌出爲南禮部尚書次潞河

遂乞骸骨歸角巾野服恣遊名山闢天山書院聚講發明陳白沙宗旨薦紳之士郎皓首猶北面就弟子列如尚書棐夢熊僉憲隙吾德尤以勲節著聲海內云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解天山存稿及編陳子言行錄行於世

尚書孫文恭公應鰲

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

官至南工部尚書卒謚文恭

幼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解額放榜果以禮經中第一人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

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一道晏然九江三百人談坐賊黨一言出之未幾遷陝西提學副使實意作人身先爲範在秦所取士悉一時名碩遷四川右

叅政土酋薛兆乾執叅將賀麐以叛都御史谷公問計公曰叅將與天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肅愍數語國威益振卒返英廟今者豈惜一叅將邪谷從其議擒兆乾麐竟免於害隆慶改元陞僉都御史巡撫鄖陽因境內災疏請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納之太和提督巨璫倚寵蠧民乃劾其欺悖悍險貪謬狀上為斥逐遂懇疏乞骸骨歸

萬曆初詔起撫鄖陽首疏加銜提督軍務建文死事諸臣人皆諱未敢言公推衍詔書德意慷慨言之疏奏留中擧朝目為昌言甲戌入為大理卿丁丑陞戶部

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雅意持風化

造人才倣呂公柟遺意以多人率多同籍自便以入

監卒業爲恥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

令弗加閭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簡而

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敕天下舉人

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勲胄恩廕不入祭酒

司業爲朝廷作人於內提學爲朝廷作人於外必在

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

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提學藏垢匿瑕之

所爲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至至愚不肖貲貨

一人咸厲其中太學之汙蟻極矣疏上俱著爲令丙子八月駕幸太學公舉虞書無教逸欲有邦進講上嘉納命坐賜茶蓋曠典云以病乞告築學孔精舍於西城之陽起刑部右侍郎尋陞南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萬曆壬寅賜謚文恭

侍郎殷公邁

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

右侍郎

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萬曆改元復就家起公南

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遠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

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中

制也議者韙公

在太僕値冏政寖弛吏因緣爲奸公隨事振刷不辭煩

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

風其得大體類若此

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

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証少求

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証諸內

典巳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

恍惚見其艮心始知此心虛融週遍而身內有形之

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畧矣陸公樹聲稱

公坐鎮雅俗似房文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文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無愧理學諸儒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遥訣測言間雲館野語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七

右都御史李敏肅公世達

字子成號漸菴關中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卒謚敏肅

初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

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

手聽裁仰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

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

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

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蚊以都吏進而自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欵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

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

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皆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弊實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乃已

榷璫憑藉寵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

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拜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由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巡撫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

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細而不佻獨斷於是非雜遝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

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

八卷

尚書丘簡肅公橓

字　山東諸城人嘉靖　進士官至南吏部

尚書卒賜祭葬謚簡肅

授行人行取刑科給事中時嚴嵩用事賄賂公行公獨

謝絕私餽有撫臣以金餽者首疏劾之

改兵科都給事中公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一破邊官之

常套如兵馬爲一方之保障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

百姓之膏脂何取餽遺之濫二除邊臣之積蠹如邊

一人擅殺降彝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私役鹵貨毎至

啓窺覦之釁三畧邊務之虛文夫選將練兵修墻轉

餉以至分區擺邊未嘗不僕僕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何請勑邊臣以求實効上初聞楊選執酋通漢令其父子代質事以爲起釁公疏入則大怒曰撟既所見如此曷不先言下公錦衣衛杖六十黜爲民實嚴氏嗾之也

後再起恬執政又告還杜門著四書禮記摘訓各一部以澄清天下爲事上積弊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職之考外官例有保留之疏二請托密囑銘心於私牘簡札接踵於公庭三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聞

傳書以驰告四舉劾閭閻竊嘆徧爲怒駡之聲紙上

虚裝盡是循良之績五提問塡谿壑而贓惟撮其一

二刈草管而罰不傷毫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斜

劾則儘舉監七體面州縣佐貳奴隷不若學校之官

槪稱善教八饋遺門生座主儀漸加多舉劾臺規亦

尊舉主送者不嫌鑽刺受者不訝稠叠假則揚之典

開賄賂之門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以官致富又以

富買官買誑生今不知當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

封即墨而齊治况聖人在天子之位乎葢自頷佐後

都御史能察臺臣者公一人而已屬當籍江陵推公

清有望者遂轉刑部侍郎往先檄諭以不死乃奉法沒其貲遷陞南京吏部尚書引年未允至南都兩月卒學者稱月林先生

都御史海忠介公瑞

字汝賢號剛峰瓊山人嘉靖　舉人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爲舉人時即上書言其本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顓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　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

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不能使黎寇讐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

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
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
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任事者是以
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
旋有寇害若使兵後再討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
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
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
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
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勦勦年年守

戍。誘之曰地險土惡勞師無功藉曰聖王不治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陛下任事者也今距大征僮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

再下第授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丁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

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宮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蓺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開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嶽齊雲牒所過

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汝倏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日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

論調興國與國地故单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

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上疏畧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與天下更始過漢文帝遠甚乃銳精未久妄念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

膏脂修興土木二十餘年法紀漸弛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殺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反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焚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竭力經營取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自然堯舜禹湯文武下歷漢唐宋方士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乘

覩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
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鶻突依違
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
其心也陛下誠知覺悟日視正朝與宰輔言官講求
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謬置其身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
皐夔伊傅之儔在陛下一振作間耳不此之務而區
區於服食遐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庶幾一遇之其
可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於
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

月餘會上有疾煩懣遂下詔曰瑞詈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尚書黃光昇希旨以大辟讞上而獄詞竟留中不下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閹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

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
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為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
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
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
民飄遠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
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
給事中戴鳳翔論公沽名亂政大乖憲體公言蘇松四
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為不少小民怨詈非
一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令而
後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為虎鄉

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令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志臣大營營止獎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調公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公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掛漿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衆口呶呶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得宜[illegible]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公閣部臣苟以公

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
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皇上何賴
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
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
公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
眞心率眞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眞心自餒浩然鄉
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
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衆者乃鄉
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
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

毋矜能諱鍼毋外爲彊舌而內媿影衾毋洶洶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質冕參裳媚耻於中襟毋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

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徵徭不至重困令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

萬曆初九卿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神廟聞公名起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

公在繫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

歎之忠介飽喫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必死無疑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狠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江陵貽應天巡撫朱東園書云海剛峰之在吳其施為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稍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新鄭亦貽書云

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爲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耳怨在他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竇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二公貽書如此亦可見當時之公論云

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尚書劉莊介公一儒

字孟眞夷陵人嘉靖巳未進士官至南工部尚書

天啓中謚莊介

授刑部主事四十五年吏部尚書楊博愛其才調考功

郎時承歐陽必進郭樸嚴訥三人之後秉銓者雅意

包荒請囑不能盡絕公謂用人何事可容徇枉一以

公忠佐博去留悉協時望隆慶二年夏遷南太僕少

卿歷太常少卿大理少卿進南光祿卿太常大理卿

萬曆八年外艱復起未上陞刑部右侍郎其冬轉左

首輔張居正爲公兒女之戚時專政旣久益尚刻核公

自家移書讓之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
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
憲之條嚴違限之罰大小臣工䌩䌩奉職治功既精
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核已深
積弊盡剔而督責復急人將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
存渾厚之體也昔皐陶以寬簡贊帝舜姬旦以惇大
告成王愚汝當時範垂後世願明公法之以輔成至
治君正得書不懌明年春公遂乞休居一年居正卒
其同鄉王篆曾省吾輩皆坐諂附寄贓譴謫簿錄不
少貸獨公超然事外以高潔爲士論所稱十一年起

原官旋拜南工部尚書未匝月即移病歸

初居正嫁女於公珍貨萬鎰照耀閭巷閭公緘封別室戒家人不得啓視楚人競因緣親故筐篚饋問絡繹於道而公尺書之問終歲未嘗一通及是歸里居正財產盡入官長子窘迫自縊僅給開房廢地以贍其母公乃發向所緘遺嫁物還之居正家反因此獲濟十二年三月南道御史李一陽疏言一儒與居正婚姻至親不欲墮其黨高蹈遠引家食十餘年昨蒙恩起用得轉今官未幾遽以疾退是其於權門氣餒嫌焉恐及官路榮名澹然不淄有臣若此安可聽其終老

乞溫旨起之行巡按御史勸駕以勵臣僚恬退之風上雖可其奏而一儒逡巡辭遜竟不赴召再踰年遂卒於家

尚書郭襄靖公應聘

字君賓號華溪福建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七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襄靖

六歲就傅即嶷然異羣兒嘉靖丙午舉於鄉庚戌第進士授戶部主事典積朔督府咸寧侯部下横索朔商賄公特不與以去就爭之咸寧稍戢竟不能釋憾司庾通州適水涌貴公令輸者得納緡及買損則亟糴充庾而歸羨金於朝上下交利司榷清源以不涅稱司驗糧能抑貴璫清宿蠹稍遷員外郎郎中在署凡

六年

拜南寧守巳未壬戌再覲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威茂

崖棧險艱墜溺相藉公至下令刋山鑿石築孔道若

千里行者德甚稱郭公路松潘備兵使者缺公兼領

其任西戎素驕數徼我厚賚歲費金緡累鉅萬不且

冡嚎公召諸番面諭禍福爲立賞格閱賞物而御無

名之求諸番感威信各拜舞驩謝而去岐山鵞木二

寨久爲邊患公以計蕩平之

遷東粵叅政守嶺南時流賊犯增城執辱前守吏公至

輒發兵逆擊破之二源羣盜僭號僞授肆掠惠潮間

公率所部兵從制府吳公大破之

晉西粵按察使尋晉右布政使忠州桀酋黃賢相與思

明酋爭地公密授呂兵憲譚君購內貳而携外援遂

夜擒賢相轉左使中丞殷公獨古田寇公以綜餉叅

畫功拜金幣之錫亡何代殷任既授節鉞志清嶺徼

首奏忠州去土設流以終前功詔報可于州名新寧

羅陽酋韋金彪之父若弟購彪急彪走獲之萬箐中

黃韋二酋不煩兵而俘

府江峒猺數出奪江上且破永安鹵其尉公憤然請集

土漢兵六萬分水陸四部進討悉殲之分設土司并

賦其地揵聞復平懷遠諸叛猺扳巢壘百餘乘勝勦永寧寇獲首鹵千級因上懷遠善後十事上從之晉

少司馬鎮撫如故

召入爲少司徒丁內艱歸絶意仕進久之十寨餘猺寇

武宣勢復熾上念公熟粤事以少司馬起公於家再

撫西粤賊聞之卽解竄公請留宿將假土酋韋應鰲

世守之而猺復靖居三年晉右都御史兼少司馬總

制西粤先是東山營卒亂聞公至爭丐降公戮其元

宄宅釋不問覽東事慨然曰人心獨幸亂哉揞兵朘

民咎實在上乃作旌廉杜餽功令煩誡將吏諸將吏

廩廩亡敢攜一幣詣制府者

召掌留臺貴人爲減騶從尋晉大司馬參贊機務舊京尺籍久耗公疏請廣選鋒增徼巡又條勾軍四議俱報可將上注公甚殷而公上章乞歸抵舍僅十餘日終於寢

公謙抑不伐踧踖儒生居常獨處一室足不踰閾澹泊寧靜蓋其性然也出入內外餘三十年削跡權路凡遷陟率以久次得之其起撫西粵政尚寬大與時殊趣諫臣劉公臺坐戍粵公周恤其生死柄國者嗾其黨已屬耳目偵之而公屹不爲動竟以完名終

侍郎陳莊靖公瓚

字廷祼常熟人嘉靖□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卒年七十一賜祭葬諡莊靖

授永豐令節惠愛民嘗從故聶貞襄公羅文恭公游而所得於文恭者尤邃徵為刑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巡察京營前後上軍事甚練為故相徐文貞公所重時文選郎曌而骫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巖穴棄臣某某等上諱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為民公葛巾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為官者隆慶初首拜吏部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之俱見

施行而亞相高公與徐公不協時公爲太常少卿竟中以考功法當外謫公仍故服奉父遊如初凡十五年而始補㑹稽丞遷漳郡再遷南儀部主事俱未上進郎中公始一出超進南通政司叅議復召爲太常少卿改右通政轉左爲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轉左

公佐臺臺綱凛然其佐法曹操執不撓貌稜稜若不可犯者杯酒談笑春溫藹然及有所不可義形於色百折不爲撓眞偉人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七終